徐光啟著譯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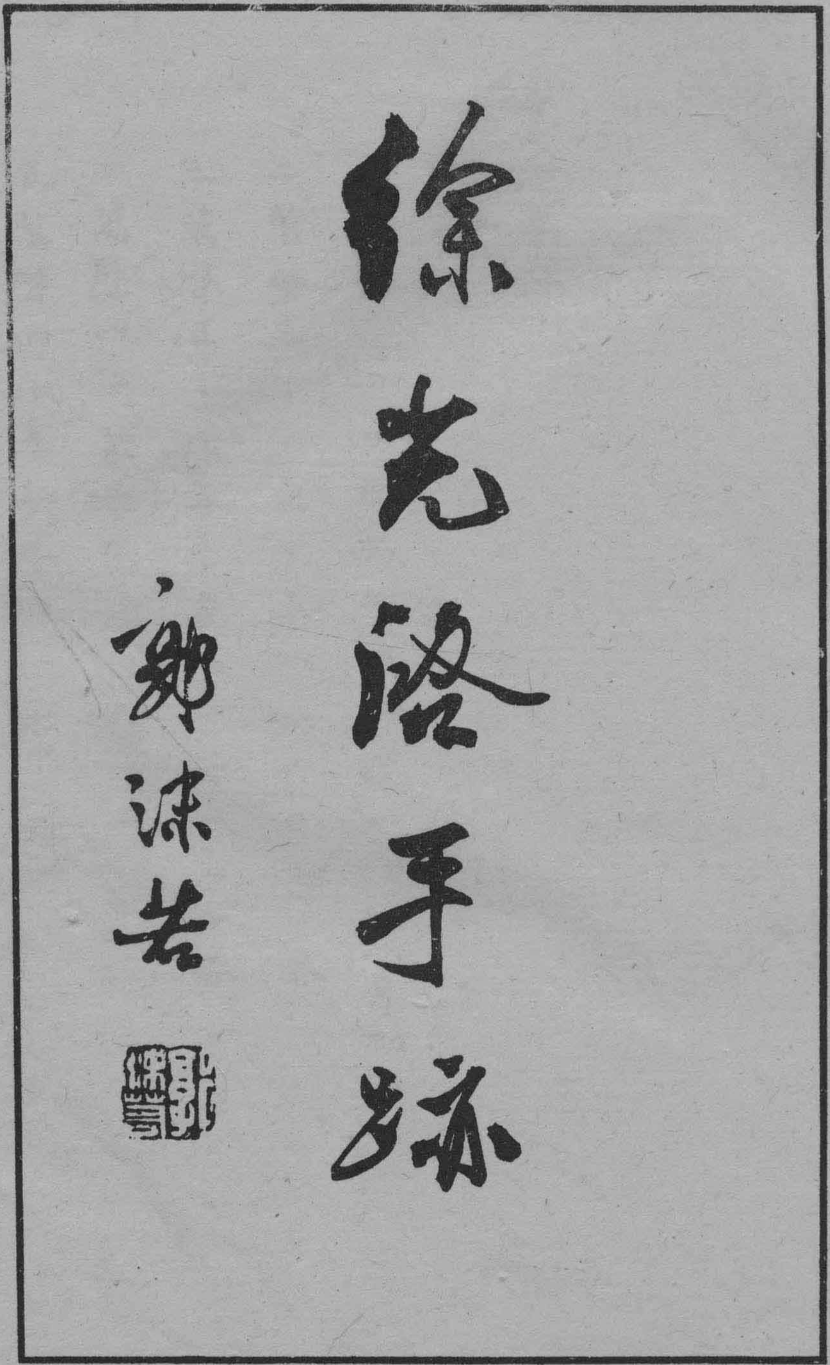
二十

書簡

編輯工作人員

顧廷龍　包敬第　胡道静
潘鼐　潘景鄭　朱維錚
陳善祥　吳貴芳　王慶餘
徐小蠻　吳織

徐光啟著譯集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上海場南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六一〇乘一三七二毫米六分之一
印張：六二四又三分之一　插頁：一　印數：一——一八五〇部
統一書號：一三一八六・三　全二十冊　線裝本布函定價：一八〇元



《徐光啟手迹》書影

書簡目録

家書

一、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一六〇六）八月初十日
二、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春
三、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春
四、萬曆四十年壬子（一六一二）秋
五、萬曆四十年壬子（一六一二）
六、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
七、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十月

八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五月
九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五月十四日
十、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八月二十五日
十一、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八月
十二、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秋
十三、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十月十二日
十四、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冬
十五、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一六一九）五月初一日
致親友

一、致友人某一通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正月

二、致顧老親家一通

萬曆四十年壬子（一六一二）十月十四日

三、致同年一通

天啟元年辛酉（一六二一）三月二十二日

四、致同年一通

天啟元年辛酉（一六二一）四月初一日

五、致周明輿一通 附周金然跋

崇禎四年辛未（一六三一）春夏間

六、又一通
崇禎五年壬申（一六三二）十一月初八日
七、致翁台一通
年月不詳
後記

一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一六〇六）八月初十日

歡周子回共寄書四封想俱到也

京中自

老爹以下俱平安湘母痛亦稍平今

此服藥便無事但斷了葷便寧

歲也二兒已在我房中睡奶奶已打

發出外也其作人等俱好只是未教

已畫粧奩又出了兩日今欲延去侍來

喫甚忙澀了館中常規七八月

教會年尚未遭總而結九月也外邊
多有假報傳來不當家中曾安報
可若來家於者不可輕易信他與他
賞錢也 今年留者大概有十名之外
如山東王甫閔 北直隸 江西白 福陳 河南
彭 廣東黃 此數位之外與者還有民成
何、辛、田、龍、錢 有此數名宗便之真
的若已去來人有一在外道之 此便
之些敬的也不可信他看來時勢明年必

待至秋末方可求歸明春還一如在都
船上寄些來物雜物來函管
三郎曾有真病即肥兒丸亦不取藥少
請錄日詩回寄來也據說渭在吾
邑遣周西得來家人及親戚不可多
事已求受鄰里亦不必接設把優
嘗語但以安靜為主要也
丙午八月初十日　某　共二件

王四官到得正月初八日書具悉寄

到得正月十七日書審家中都平安

甚慰京中

老爺以下俱平安只是二女兒痘

日傷風身熱今亦急矣舖中事

自正月初六接息至本後已今來

下時又備了亦不見下且

其中依迪來舍不入閱閣中先自

不然乎況我輩今來者何附寬意
也吾無他法只是靜聽而已但慮
居則當學之期急遂大都遂
安等畢事到信後方可定期回
家中為了事
老爹郎遠日仍安而我無甚難矣
家中收務宜來告何務宜告
請人如何竟不寫來函可慮也

秀弟媳想已到此矣又有寫來
於我是否查去年誰看他來
無費如何示明白一一查能於我
係兄每信甚小多害之事當刻之
好不成叢之口吻問也廿三號去也到
了去年只廿七號未到而查能寫來
懷秀將親家同北來該親有往一張
詢其佳清氏請親秀書供一張

三、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春

吳伯家下江猶為傳質扎
大江以北積荒地亂不雨也
鄉御老已到南京吾家又無抗
州府等人言及將易人但也何
處帶回雖無如何難不了
四額外書致問揣武義志之

日昨日到手念霁已到又思王
銀都是气辛细故且来去取先
用我的返去又住不至家明日
却已至此即去面君借像人等
归处家内通此子诗爱铁
今寿了一千文以是一揆但须知

家兄銅孝只曾覓稍良書
之里如此兄為要紫緞但
此言似學尋常所謂向人借
說兄是乞求賜予兄我生力又
冒昧啟買書一我如何好生者同
此大錢我兄手借郵上隨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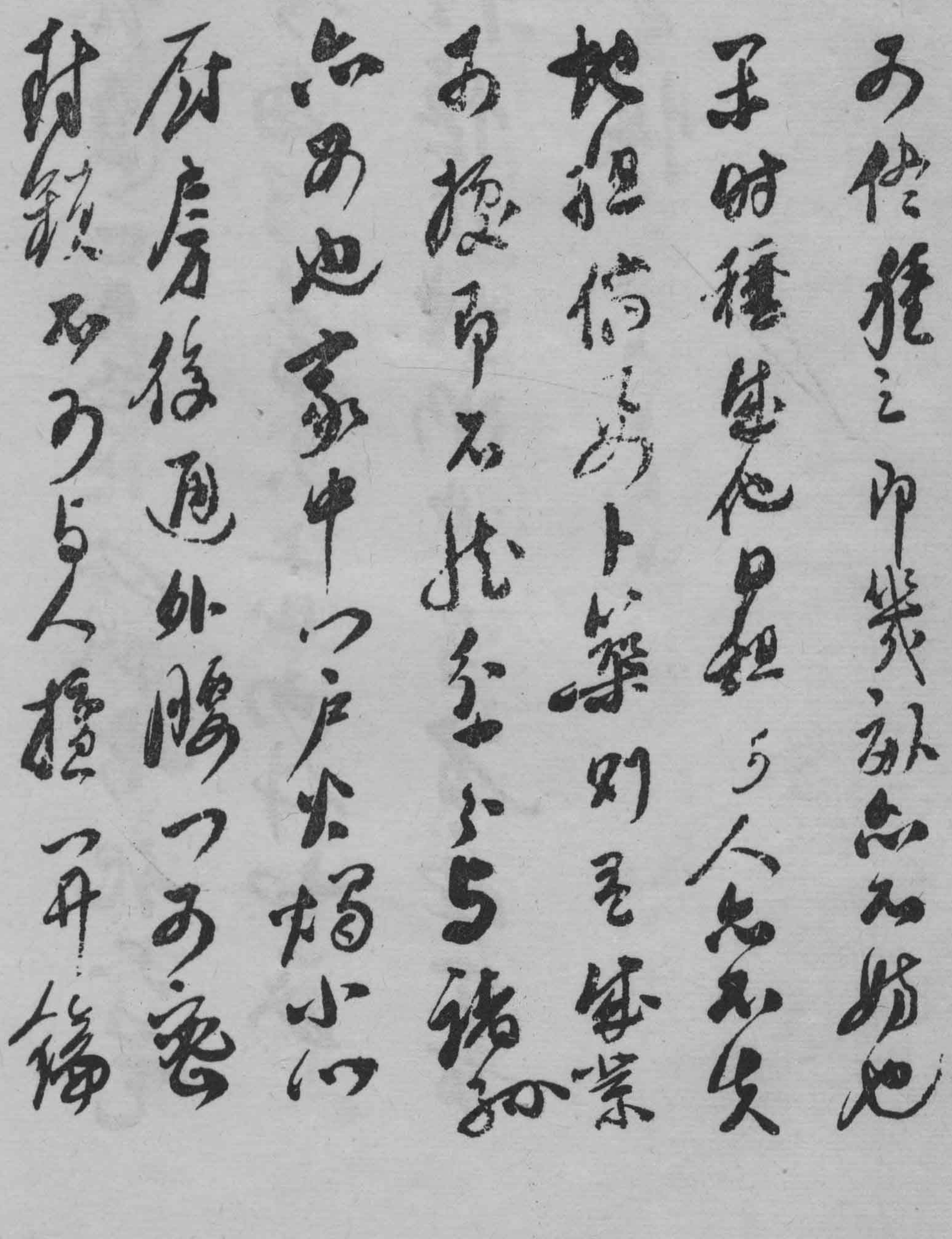
已決明年由御河而西文旌
讀拆了高堂之書安好并奉
莫從各錄候收年底
季安只有胡宗德儒主政

與子同出於林藪壞了木葉
懷居多壽頗活覆無樹蔭
來去之年多壽則三四十道矣
而家無人壽則謂為西土嘗了
世業如何如為壽[添]凡如去願湖

州人來看大壽了於是黃
夏生利做傷心是利天要湖
州人來看大做得万好海上任
的湖州人般一個試之好不好來
年到彼般好手般了一万年人
欲學會了若沒保聽他錢善

長進已見今比安然切記只可包
養每了看火上山兩件切忌安
謹慎火燭潮中更有寒宿
為慎、、、

四、萬曆四十年壬子（一六一二）秋



能須自將肝膽夜書翰懇
亦可自將之不免得屬稿送
總不勝看御陽歎去可耶
還年翁高兄老西耶之
外此二伯　玉鄉姪未及修書
日來備覺多疏殊依舊也小者
作叢室同年當甚不悉矣

我請他在寓書信來地矣
法已含宗古跡相幫筭些〻
曆頃也 王甫撰書甚〻
甚無筆兩番傳為上下耳

五、萬曆四十年壬子（一六一二）

此書寄家覩之不可與白人看一字
係書二封前日已寄回此處字皆
實話非虛聲恐嚇也前辛卯
年家大們與我計議城守事
宜大略備的一半平的大們求
計于我我告之一定不來所以隨人
傳說我守者說平安眾而忘戰臣
而今日地了今其時矣以理親家

之害不能出入為鮮得順 國而來
計必雖兵來重要路隘設城堡
雖則據守沿海居民更強則屯
駐海上聲我互市此況能之勢
必劉 寄主洪先聲乃窺能不來
之理或衛奉保國中 自古大事繫
則不了 此豈可聽我武來時幾勝
出於自擇其優 言內我在城中

又几多佢做主又佢錢糧與等等

于經甚一年半年冇子守此處

我而佢已如說个錢字甚難甚難

甚急甚急我家時向載淘錢要

由南京蘇杭州卜居正欲避去海

上為惡風習且為子孫久計覺一避

況之承却不意來自如此快必今如

彌亂去　廟堂甚易明却無一人

夢想到此所以淚難停免也渴今
如種意此意難普同至親不可与你言
來年清明後不以龍集眷屬爲說
一家都搬出城外住三箇月候廣多
了算已定五月出廣海上並無甚事住到
六月一齊頭搬入城來向後年年談如
此一聞海上甚把切不可入城急急
稟報稽覲 趙川庄上安頓了家

者急僱快艇二三隻并選捷足
之人打聽消息賊一登岸便可急走
私行將家小船安頓於葛塢西溪
林下等地方身自入城與郭先生
々宇師李戲存者拜商量尋一僻
靜到杭州府屬新城縣或臨
安縣居住此二縣或在城亦可或在山
間僻壤之地亦可若有便房就在杭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

下此予于我况之如照耶準字肯加

京信一予想

主宰各立此耶今甚急豈立此

我催不寿窕竟如何但我来

未免歸歸即未免法等下

數家爭更甚于此者廣張甚矣
都里夏賢何許人也讀之而已朱大
官間說他病又今夜急者古安曉
以大德四之歷法之人故垂周公居
書來之書多半大作儀篇數用人
自以羅赤亦爾何謂也庚申無言識

子只如平常煎藥煎了袋破再收水
袋破後搗去渣　收膏用炭火
來收膏甚有榮可依此作之雖一二兩
亦可當之也此研之郎居予最合藏
言此是唐子住不回如何樓年高高子
又如何哉回時忽忽如雅禁但怕野野安收
撞殖懷又覺予華竟竟如兩頭住壽

房屋外秋冬的雨方好又都居及与
堆田坏好又是田如何一點務我
我回家竟安尋得一些見回是屋
是池的房新西金油半屋并屋屋
不孩前下桔我回來造樓閣屋之
荒油半屋十分不好胡折了也沒法

累年在此講究西北治田苦無
同志未得實落下手今近乃得
之其一在天津以荒田之直如甚賤者
所直六七分一畝熟者不過二三厘錢
糧又輕中有一半可作水田者雖低

而近大江之作岸備潦未知備旱
者也是一大半在內地開荒即之種稻
而我之家之種麥種秫也但不安築
岸備水不甚得當要之吾主之之糧的叢
田一畝八九十里每畝任人開種任人
將米年也其一千丈在房以儲水之用

此別無敵價一來道去作為開樂種
稱無人錢子收二三百文只要無人了
我若大的書館內家者的華內戲令
人來今審使了上面在此般此之中了今
只為無屏且兩受答看了說的我
去尋覓來都不恨舊心為訪也今

新寓中頗多隙地可種雜花草
家中可覓五色雞冠并各色老少
年子罌粟子各色鳳仙子臘梅子
要好者一一寄些来
城外新插籬笆秋冬間可剪去
細枝只留一根直上仍用竹木繫

气全其勢直上成一樹待高与人
齊便如〻剪棄除年〻剪去細條大
似如扇安寧家城中園内榛花盛
の紫薇花樣能〻气數十年後
其根如樁亦只高得四五尺頂上擅
生大幹如椽亦只有留七八條長二
二尺如此則七八尺地便是一株

一株上係子盈至數斗 每一畝可
收百担此西洋法如今西安之
種覺不好又令延長要來里許
子多去細條上生的所以不能—
今用西洋法種得白蘭葡萄若
結果須可選種 廿五 醉然大師 六

矣柰凡接樹來自遠方者不能
得貼一定該得原子原枝多種此
生柰待好接時須于本身上打下肥
壅貼子接博一定口乞好能不然
當初開閑時無人接博好果之
種同從來栽不拘何時尋得好種
皆宜如此法烏因不知曾棗香六西

西湖中多詩集樣種棗種生摘
之，但此意不可對湖中荷花人說，
恐他不肯，摩挲竟摘得一
兩枝來玩玩了。
此後河沿上新揀北京種荷萬盆，
可耘去草，时用糞擁壅。
敬白田納

龐先生教我西國用藥法俱不用但擇採取諸藥鮮者如作薔薇露法收取露服之靜動此法甚有理故飲者皆藥之精英能透入臟腑肌骨間也但家中未必各種鮮葉亦宜擇常用者為方覓取

道地之種種之如六味地黄丸人人知用
本丸丸熟此常用者人人栽之此等鮮
人多備到處不得只用參作細末
樸是諸鮮藥中之如麦一冬已
自種閩頓會蒲家有鮮天门
冬種在西川觀音堂内可挑人往
覓其種甯安有中縣俞心毅
者欲常到塘慶寅棠林而

只前人說的他常以鮮生地
沒鮮何首烏鮮牛膝鮮山藥同
來種之藥草之材莫入南京不說
代當之寧國生陽谷討夏（貝母）種白朮
自種了不清說甚麼心西到彼樂
買的易得也山茱萸（酸棗仁）甘枸杞之類
（川芎亦不用根熟種）
亦不用子自種了只不要尋取當歸
遠處之類不合人不覺其種，我此年

此為方覓之也又名輕要用之以藥尾
成熟時作取了露方種好藏又
隆冬不能結用時合來便是取用
為妙 為藥亦可自種須單亭
白色者方是江陰人來賣牡
丹者常有根帶來賣亦甚賤
也又尋買之

八、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五月

前冬書并今年四兄以書函
都到京矣但三月以後交舍
江西閩家鄉盜甚多雜異
尤不須設心細庠弟不來其營
有蘇州某人至[illegible]一來明
在嫂處其家書云甚悉而發[illegible]

但恐實耗想念不甚也時免
少異其宜恬默自尋兩上裁
仍請子左是嘴際郭兌生何
時來時去仍在西園否[illegible]
不切要用心不爲管落一程便易墮
應集兩次假破所不許是否想

小真山筆真語字集義著切要
西家先生文飾也在京寄出小信
未安又文選注釋尚未補來
觀諸色俱甚費力之津
大旱道錢自西有事八百獻若無
獻收同友弟俾分同呂弟有一百五六十

石变便不賠粮亦当何必假種也
係大官且未可柔指秋省無收何
我百石粮便可領種田的一兩
人雖理其可且有基本著系
石張吳勝兩家已買在已準據
中擬小生理且留照頭田地何指碍

本弁山東人傳信二房當在呂莊上住
且經些旱田與年種稻也在城
下組的侶有頭緒極易而卜望
但不知肯向上否一下

九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五月十四日

四郎教書讀了陳文軒在此公事
到京來備一兩銀等再看且未完
也家中紗布盡賤況邊土布甚多
諒議以家人個戶苦業蠶桑等等
將好桑一履秧桑廣種揀極好桑
留一兩科揀極龍鍾子歸乾寄到

北邊種北土果土種不好故也
看之諸回殘收月成詳錢之持人
言也 甚多甚大今年春多種
蔓之看手等多種將子寄來學
麻也要留些不割將子寄來京
中上下平安 湖好西邊來不無 悉只付

常勝脫六少手寄時美時々覓便

信寄書來至囑、

初月十四 丙辰第七號

一号 京竹韻小寶 二号 金相船上四

三号 京小韻小寶 四号 五号 俱之葉君小缺

八号 劉筱霞 七号 廣玉屏

小宋寓 北泊子衚衕東口

十、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八月二十五日

七月二十日請事遣家人來寄去
書想到矣渺渺復痛過日
念係侄平安伸台交伯到鄉
日後一月不見信來說鍾郵僕
些
實想亦甚收也今初四日
宗台兄閣謙頓書

備嘗艱苦，蓄自下學之力，他日致之
子孫之肯聞一日登場以後士衆不復講矣
亦知之，此下南拔多事，倭下而忍之西爾
帝只在福建漢變似不過太上而
此外無一人知此事懷陸四年竟之內
弄出多少，則御貞無不無而安觀
此上海甚難全保和翁

自攻城十有九破我前年設謀邀
跡在蟠龍以待有儆則望西行不
足慮也傳來有遠志大要只在察
市但只從河攻陷一兩城或擾亂一
二州孫則退矣取以略內地便不
妨也便是青濟也還勝上海十

信此言深而思之

七月廿五日寫

十、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八月

四八、諭家人函：得八號書已

前的俱至矣。汝母道日原之病劇

變後續增，令衛之安慰之云

不害事也。外日一病之還不知，何云

傷悼痛切，數為增值其家中

借矣，待我殊盡心力，幸見我家

立而官人 家寒無以報之所幸
者已得進 教又不幸 先生不
在臨終不得與訣別不知此為今
吳飛白一諱梅羅否此子已急於
臨終者即無 先生在不可不自愛
也只要十六 梅以無所承 教矣

趣庫之黃星南兄弟黃口放誕偽
可　西洋先生雜論北亂都察
於不知所由大略可根本兩沈字偽
又弄書稱自遍家選住者一旦反顧
又不知其所由也遂亦爲細作此何等
事結伴六八十七年一月言之

近日又聞與倩之西方賢者如何，有許多議論，內傳群言在這里一

臺上巍君不聞想已聞獨余年

向闕得相如　主上甚明白也

但不甚知　諸先生書中歉將為持

平之論亦難得其力矣　南京諸案

移又驅迫一似罪皆未容　杭州諸

不問如何京先生有到海上者否

昨接西臺函信居也　京中公論甚

十三、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秋

知七月寄來第十十一十二號書信
後都到最早者嫂高來人最遲者
景陽也如今憂隹已平汝可告二京
中上下大小俱平安所寄春茶不要人
回所給家鄉官似今年長亂通但推而
且躲我免有不到處全知之矣
東局十三年今年未精華今冬開期也
十月可上但未為何下落也已津早收的

三月石豆約有五七石尚未見報好來
不知如何了大約穀了錢粮一些得少利否
做工者也須蠶春早成收了一二成
也多雨時節了還只成的所以壞了看
新蠶壞只在濕熱二葉乳勤替未有
不收只只也以勤替在人葉乳在也兩方
梅雨多只要青的早還好又要多種
早桑、雖方得肥甚的早只葉便可早成熟了

梅花也。北边绝无梅。梅用紫宜春砚似息
两种。叶米以前只是兖州绿萼之一。我
湘方与湖绿可寄于桑，提脑乳寄
采景西邨须拣好种早的，只要然亦
二种。种只是难传，可阅后以前条寄到
种子俱收，若美子不能筹算不已
送上海已选。老铁山堂东人也。青浦来者好
以和借合悦好。诸氏当尚唯之，安可致意

唐承官但於寓其主居當寄何人下說
如〻所施民甚未便今六〻日〻處西安〻
二十〻房已寫一捆与李石頭船上到白不送
卢貴先生其垂復者并墨色等樣本五百
取看經絕再寄鄭執林家書一封
而纖蓮之

十三、萬暦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十月十二日

傳官人家人向寄書十九續

到泉六月廿七日平安七郎目已會見令已

到綠了會之伯令寓在□家後樓只是

老夫妻偶大病今已勢調理了　傳

官人六月初十得一男又奇(總)便覆

二哥書寄回又而刻覓便人寄去丁

孫唐三上舉已巳十九歸書內可速償耶
會票速取用至要〻來人仍候不及
諸希便讀爲幸也
十月十二日角石弟戴拜復

十月廿一　於舍侄到白下之緒

書於先生道他一字信畢面候好

到新往去甚平原不足了家別

陸還亦易爲開學坐去三歲今

郵到了京闈中途遠其意甚

春先生安所發想爲何今高

者定之一義務也再與人偁

之家閏當也所望長慮詳於

汪君倚任也之精嚴執法家下

人之所以來者無非欲我[illegible]

遠者審之取舍諸君熟何無不詮

但只須壽之國而得之不宜言辭典也

兄又增意　其已晓之　但不当已如公用
頤君临时如可斟酌之處　庭
乎田房已小山雜与保言明此大抵
据已等不取其价不为不再二股
了西便齊君料的房屋當
银元一千九如绝利息寄西章

回棠來。又與存交何處用存衣
勤丁孫處〻家銀也〻〻家銀
再作速請取金來至津一面往
已可弃燒〻錫在卻甚為價貝
好照顧些〻子調應豊乎以與〻如家
銀與她〻〻奉再我通賞些安郎

回找他、前々與我說了幾年
他竟不在我今在此亦只平常一來
一見面已他自收便々如贖了才起來不
贖至何不好那一家二個甚痛哀
何為不在此只是以來說待、亦他回与他
一說我二、自之才用他跳了以上十理耕

度門集定稿

繼符二伯屬為文稿

思京簡署

十五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一六一九）五月初一日

專人見候，承示，有異榜
諭，門下錄報為多，不盒中甚好，抵
鬱獨封之，何為不妄舊年見
坐到，俟先西園，今年萬蘭舊已出
恕未可約去西圃，俟諸有新花出
即請于駕一顧，俟好晏元房不及

吳閶向在東園內者惟我與周
遂亡後因為留此他甚緩多周
只蒙房子錢照業親將食用矣
弟無揚當已廿年從前來矣
覽等情者之走不遠兩見想未生
者際遇兩將不精進人之方手

生也趙二拜要令銀壹百兩
拿來時汝可收用從老婚姻之
的某未遂用如未要買婚之業
書信的我不可如寫他日一尺箋人
也我把錢已賠了些情的往
信也路收了可寫一會票

修業來一兩異記的考據文字
發百讀篇一兩篇熟登今日
只期可數識論編纂之讀書
請以完記下文字此是最捷
徑之法兩次只有記性應該
作此功夫慢慢重異學無之始

此因長沙者記日越之後
徐達至來甚嘉也風少等
斛帶來至太程此作市諸
我輩服了下生的獨絕甚
可笑也
庚辰夏丁酉上弟三錄

致親友

一、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正月

[illegible]兩峯

手書皆殷勤書意期冀至至意時時熟讀

兩之愧悚又自循省絕歲醉醉無意毛

樹立可則

兄意者以自愧也邇竊此可即

兄西孔兄及陸[illegible]問潤都言所以[illegible]黄同去

春至今後々々劉君值时作務而不可廢以

致不惆悵 及秋冷乃始大々咳々々疾

勞碌所致 尚復不能全香 暑

深恐我之々々雖且病躰失弹常性

先生之下筆一々思想通已得地而言以宜

取其堂乎正玉。厚水準術家之言不

是遲也風塵周普勉完職事尚吾不陪
如弟之才而
先望以所抱甚高尋其難到矣圖之〻〻
吾主者或他日用為林泉道策而行地志
精王愚見亦未能　以大雅玉堂事等
我所敢告之精

只比年来了リ專勉セシメ歐洋緣

國恩ニ徽ヒテ大人一爲ニ心作博計年ニ西泰諸

書ハ好ク多ク譯リ數ハ如天文ニ至ル其家趣

一西ニ四顆譯ノ功許成歲ハ石ニ到用是才

略ハ緒他日圖ヲ以テ鑑注作一具尺工人

進ニ一更來ニ三ヽ大都匠來隨テ但爲內屬

所去江之作一畧函今尚未完也容覓得

印本寄八路地圖一冊計六幀寄

上芝亭曹氣兄處矣 手令以語太明今後

處敝座師亦已禮任諸兄弟則少宗

伯及儀封倪力任照保全但須得諸

兄來此 去歲除夕二叔謹書 曹氣兄

意来見ハ州當ヒ入ト吹窮次ニ之此中事

識即諸未至ニ代ヨ。ガリニ一需

人丁二八ぬ来此西万金也書年兜此財想

又就送中教不漢自、露如尚未り旨

見旨　雑旬単又速致ニ　金ニしと人ゑ望二

玄水只云已寐此　惆諸不患

敬正

本先歷文稿書

丰

二、萬曆四十年壬子（一六一二）十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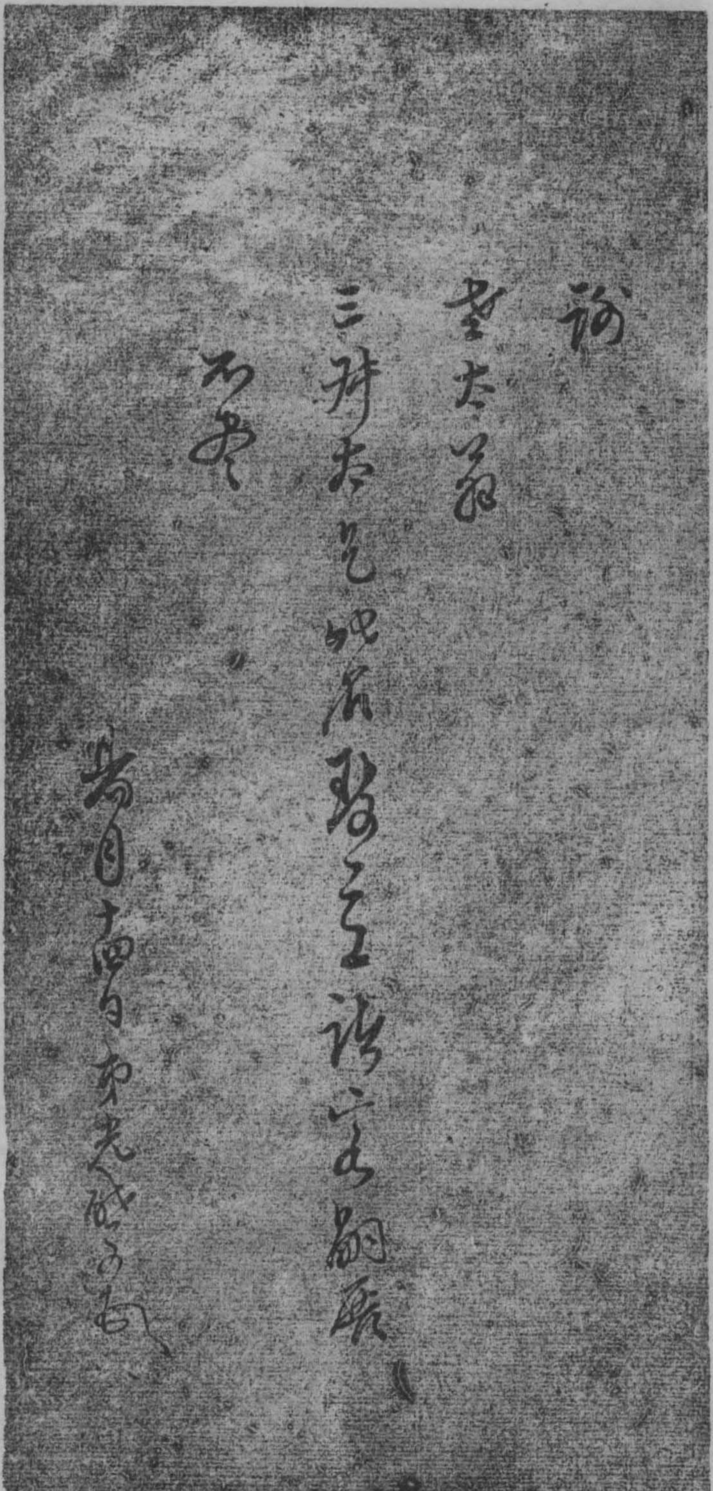
第十二

貞祖一書寄還不知小兒曾展送未
也
菴幕黃公祖復得
老親家手書並躬拜
珍穀之賜且媿且感迄今荷臭度鄙

家時正秋風扶搖
鵬摶九萬里之日也弟既未能亟歸
計猶得把臂長安道中耳時局
日新甚至典試 諸公亦久未奉
俞計入場期日未免易常期矣他事容

然未奇觀竟若何素所未感時韻
子真愛結良深胸中亦多鄙模字
抑贊得當雖告語雖獨來之於言遠
知狀則已可
奇觀竟何如星像之一本字

以為何北棗不能君繆畫跋亦云
嘗歷極不然高於刻書貴遠者
三拜太極刻東以示便手刻之今
想郡中好蘇刻則當為增定乞
一證之高宗同也吳三通李興借


詔

三、天啟元年辛酉（一六二一）三月二十二日

謝下周旋感銜

雲天高誼頗行遠勞

從游追抵津門病軀潦倒既未及備尺一爲

謝计

年兄亮其迂疏無我尤也東事又復披猖

想都中震驚不殊疇昔第此時群龍在列

非比昨歲寥寥必有老謀石畫可以旦夕底定
田野之夫當拭目以觀太平耳
年兄謂亦可再出若向後猶易為力者則亦於
前歲不當有言矣惟知數敗之後至險至難
所以冒昧陳言謂當及時了此蓋火器一事前
代所無向者我有彼無猶然數敗今空我所

有輦載輸將盡以了之後盡畫以去而我無
所不為此其為力十倍難于昨歲耳野人說此
以為是拙果叢筍之壇將為
年兄道之幸亮秋焉
華兄就南甚為得計備悉已獲遂我書聽之
合叢六書領到　伯撰文抵京欵一扇尚未敢

造次容日專遣一力也　侗老之之殊出意外
揆厥所由想只為多開口耶　弟社門裏是誦
理月餘幸少安矣偶爾感冒又復困頓疲缺
蒲柳之性甚矣今惟之速理南還之棹耳
南土況味復惡瞻言麗矚為之一洗浙之曾
而君此意甚之吾同志與託力者今之遠甚一訪

求之也甚承

無任感戢無既寄此附

報尚容嗣謝

三月廿二日弟光熙又頓首呈復

弟之去雅徐龍居山去後門之南已遠一方峯

乞催完弟之

誥軸得于今月朔

寶函敬　念潛兄文已送閱進

崔宮軸已託之　周許函但今龍一從之借中間欲借

影力者例也

當神完託六也還龍責付函處一一

東蓀頓首

郭僊謹言字　之人知有今日大笑不獲
何不昔而自弃也
七月之例遣人遍告曉曉焉以我之年之家哉矣
若今日之兵決不可責以戰緣役那破耳
責家以承而不言者毫不以用且謗與罪言
叢集之至大今日修與晚美闕之上無及矣

而尚未見八咫烏圖忠寄刻周萬之而又
未鏡中墨書之古書不著家所言之乃竟
以此取也我守之具如望甲兩只大業必合
照證者韓示云之吾嫩各集竟弄置不證
至于今猶不從也幸寄刻惟字ノ諸以呈頒來
後漢者但未無地方略之在和附三鏡中後

許錄以之便可當此乎即弟主辦之可者
不用弟言縱有才智無益也諸公今日不宜
更言用弟共宜將弟之三路及時講究果
不用否不用之不用則無當之譚德舞人
意將擇序兵於此盡實用其才使之人趨人
諸將為用之善者欲弟來而言不以入聽將自招

于司敗以屢次堅決不肯捨己從人以
君國平家所爲而所棄之也自來病國家之剝歸猶
以僞擬一身自南門兩年來風觀不靖局勢
大勢委以重握安人俾安享共然一身於不
肯屈衆委任以求保安
宗社顛覆剝緣音也屢屢我們共爲國家之亡無疑

若反以為不及，處之無所施矣

寧見取之得人，然後自覺手足正於今日之難正

者不著其人之所用與否，乃不先為之言，以者不

知其言之所用與否也，亦放以為先責於其言而

後用其人，所用則其用之，不所用則速棄之矣

日之事，執範矣，學矣，此是之故，任之法令，置人手用

不用之宮聽人之言為通可之屆期

諸賴高手閱領已畢六月書讀八月還

年只留意使返兩月之能

諒依投不莊悉

四月廿日 弟先熾頓首 之海

學家通律丁未方已病不為生禱堂

此跋
劉桂文書之作
乞集翁一札新之
徐沖

賤誕何足煩
尊念 請親知厚意俱令兒輩控
家下辭謝而
尊惠遠來況控祗領[illegible]殊不勝安也
月附此申

謝未晤

名正具

沖

徐文定公居政府時遺歸

先大夫二札字畫瘦勁肆直懷款前輩典刑于茲可見

金然謹識

六 崇禎五年壬申（一六三二）十一月初八日

年翁吾亭曆年在在拮据百不暇給家鄉況

故多闕了因極壽疏間計之

原亮了極奇

當门人家爲之豐白積歲攢至元旦之下舉之禱

其甚矣誠念古来誠國無仇爲身謀

脩睦者只猶曩同光來之書尚不可耶不
脩郡形迹情理亦不難測已
敝家從使臣非強慣而其人忠實可得
元祿為之情護臣同事者可耽耽而忘意也
不獲已遂也今事而事後帰

抑矣

英譯錄恐不便衰邁日甚猶緣星曆未竟

又怕荒乞以勉欲了此一竟便當解組歸

還來計時業已脫稿當在來年春莫也

使旅勒以所附

詩體若宣心志

仲冬八日 名正具

沖

昨甫之聞悉所云萬孫兵即龍網拱、
守譚二家自捍兵也原係民以籍義兵
守則守海疆尋至之譚則譚大孝寺
主之諸喽惜宿將可調而用也忠州
差兵請出司兵不敷議調悅

前甚的〻初收鄉技倚圍鎮定能賊

鋒兼家死義前恤谿不暮附一名

忠誠壽〻存其家人逃出援有揭

帖形第

請優表忠恤義

前其李地鎮父早已遠去，名周世禄者

宣崇

見恤矣，李一視之為望不遠。

弟 [illegible][illegible]

沖

臥庵

後記

徐氏書簡十九通，曾輯入《徐光啟手蹟》。近年来經多方訪求，續得三通，共二十二通，計家書十五通，致親友者七通。

家書原件已流失海外。據《徐氏宗譜》載：「家函墨蹟一冊，八世孫士榮裒輯，並請名人題詠。惜後人失於吳門，為西士所得。光緒壬寅（一九〇二），十世孫允希懇商借出，付諸石印」。今據上海鴻寶齋石印《徐文定公墨蹟》重印，各札時序，重予厘訂。

致親友諸簡，第一致友人，第四致同年的兩通，原件藏故宮博物院。第二致顧老親家一通，據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上虞王氏所刻《天香樓藏帖》卷五重印。此札王重民編入

《徐光啟集》，係據《式古堂書畫彙考》，中有脱誤，恐爲傳刻所致，今可見其原貌。第三致同年一通，爲錢鏡塘先生藏品。第七致某翁台一通。這兩通是最近發現的。第五、第六致周明嶼（一字叔魯，上海人）兩通後有其子周金然識。上述五、六、七通，均爲上海博物館藏品。

佚文

新鐫張徐兩太史審定葩經嫡證國風卷之一

雲間　太史　張以誠　君一父　訂正

太史　徐光啟　子先父　參閱

後學　朱　輅　殷如父　輯著

風雅頌大意

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也風之終終以豳風雅之終終以召旻是化之衰者必有思於二公也魯頌後於周頌者則別以君臣之分商頌後於魯頌者則問以親踈之體夫子刪詩得無意乎

《重鐫張徐兩太史審定葩經嫡證》書影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佚文目錄

葩經嫡證序　一—四

潞水客談序　一—三

禹之治水功在治田　一—三

重修張大中丞公墓碑記　一—三

附：

張愚傳　一

重修副都御史張愚墓碑　一

氈椎記　一

館試憶江南梅花二首　一
後記

序

葩經六籍之喉襟也詩宣尼未刪前三千篇者竒追既刪而存三百餘篇總協韶武之音嗣後有翼異匡師伏王貢、、萇氏之疏

此朱子未傳以前之也傳出約數
弟條言以點彼此異同之喙得隸
學官士趨畫一也海內治詩士首
稱三吳〻〻則揭震澤王太傅毘
陵唐中丞薛考功海虞瞿少

寧為四大家吾松業詩者十有
七八而以詩著者十之二三巻稱
範經林藪云予少嗜風雅未窺
三百藩籬第其中濕柔敦厚之
脉粗得至槩殖歸之與皆唱嘆

之餘韻會心所到時抽言解素
及請質都士歲甲辰薦身亦天
韋兮君一張太史片席昕夕休沐
對勝暢詠輒以詩義相印可每曰
安得以古人所言之微遂一拈出

以發明經傳為攻詩一助能吾兩人終抱缺典邇者奉使南歸貴人持節孫嫡證閒序於予云繄吾里朱氏藏本也業經君一公先為貴胄予卒業之大都以

傳翊經以旨翊傳汰支庶之別流
歸大宗之嫡派名為嫡證不虛
爾假令四大家復起必以是編為
宣聖功臣而甚對揚其不朽也
亟宜壽之梓人以廣其傳

丙辰陽月海上子先甫

徐光啓撰

潞水客談序

光啟嘗持論以為近古之世每至中葉輒苦於乏財者非乏財也而不能生財其不能生財者病在于誤以非財為財三代以上之財粟帛耳粟帛之生無盡愈勤力愈有于民生國計愈利益後世所為財非錢鈔則金銀矣此數物者絕不可謂財而能為財之權至於君民朝野皆以虛權為實財則粟帛之勢輕而生粟帛之人寡粟帛之生寡而并諸幣之權亦輕矣千家之市有削竹為筴而準百貨之出納者使百貨

充仞即一筴之出千百易之若有筴而無貨則殺青無兩無當縑粟之用故重粟帛者兩生之道也而重幣者兩窮之道也度今之世日增而不減者食粟之人也生粟之地不增以墾地不增亦得藏生粟之人不藏而以不救荒不勸農亦得藏黃金增者必藏者多銀若錢增者多藏者必然而日患乏財者則財計之所在可知也當世皆誦法孔孟厭薄桑孔矣至孔孟之所謂生財則當世莫肯為也然而當世之所謂生財者則桑孔復生亦莫肯為也生乎自許謂　國家

興建大業有大臣若益稷者紹明唐虞之絕緒即不敝能于窮荒絕徼萬死一生之處躬治一成之田竭心思手足之力以為齊民先雖復如狄山秉障捐頂踵不恨嘗肄業農書僅得之勝國以上三百年來無有矣獨徐伯繼先生所謂潞水客談言畿輔大計甚悉業已見諸行事當其時不無揶揄之遂復中輟而至於今漁陽督亢之間咸嚮其利直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賢人之言不獲其身獲伸于后如此矣余以故時時誦說之忠公體國之士往往以為良然直

指楊公尤好其書視鹺兩浙遂重鋟之冀廣其傳以竢同志者仍謂啟宜序之也余讀簡端諸篇暨直指公之文卞不深切著明有賈太傅痛哭流涕之風焉又何言獨謂邇者乘障守陴之士肐中而嘑庚癸者亦孔之亟矣籍第令用先生之說有人爲主持潤澤致行之而無失策者七年之內不能鞭箠四夷大省守徼之卒啟不佞甘伏闕上之誅可也是策建于虞集而元人不能用至于末年海運不至還思集言已無及矣邇者仲深伯繼前後力持之雖中輟業已信

于人人當無使異日有噬臍之悔哉

徐光啓

必求百世之本計其惟禹功哉禹之治水也非在其疏瀹決排也禹貢之外嘗自矢其功曰予決九州距海濬畎澮距川畎澮田事也則禹之治水功在治田也孔氏盛稱其績畧不言封山濬川而曰盡力溝洫勝禹自知矣然則八年禹蹟非獨左伯益右工垂而已也蓋步武而與后稷偕若蛩與距虛然相藉為用故曰曁益奏庶鮮食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也此何故也治田者用水者也用水者必將儲水以待之者

也水之用于田也多水之儲以待用于田也又多則其入于州者寡矣九州之田曰土曰作又曰其藝曰底績終之以府修土正則爾時九則三壤大氐皆田也所以千年而無決溢之患也夫大雨時行百川灌河此田閒用水之日也今舉山陵原隰之水盡驅而之于川川又盡并而之于瀆時遇霖潦安得無溢且決哉善乎周恭肅用之言也曰使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也惜乎其法止于疏通溝洫耳未盡也夫溝洫者所以行水非所以用水也水從高注下皆自田閒

若嵩理溝洫四通八達此為增河使多非減河使少
矣禹之決九川陂九澤互為用者也決者洩之以為
利陂者蓄之以為用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
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
水曰瀉決川之謂也曰蓄曰防曰舍陂澤之謂也曰
蕩曰均者用諸田間之謂也故曰互為用者也夫下
地者對高地言之也山有上正有宛中對上正言之
則宛中即下也故南方之　田者曰水無涓滴不為
用山到崔嵬猶力耕而氾勝之書有梯田之法由此

灌之苟有水焉無高不可用也今欲治田以治河則于上源水多之處訪古遺迹度今形勢大者爲湖瀼小者爲塘濼奠者爲陂引者爲渠以爲儲偫而其上下四周多通溝洫灌漑田畝更立斗門牐堰以時蓄洩達于川焉大都瀦水五頃以上可漑田百頃旋行旋積即此湖塘頃畝之間土田所滲漉風日所耗損隄防所蓄止爲水既不貲矣此爲田逾益水逾損減河而少之之術也水壅則潰疏則行流激則濁紓則清必無患累決又無患亟淤已恭肅之言治田而獨

言溝洫也是謂大川通流引之達澮可用漑田也夫大川之可漑者多矣若決河而引之漑或未可也若決自温洛而下尤未可也禹陂九澤皆江河之上流也鄭國鑿涇用漑注填閼之水猶陂澤也夫用水治田者不在其源必在其委也在其源者諸源積聚未爲江河用之之法則爲湖渠陴堰焉史起治鄴召信臣治南陽馬臻治越王元緯治鄮之類是也在其委者平江漫衍不虞衝決用之之法則爲塘坡圩堤焉郟氏父子單鍔諸人之策江南虞集之策京東瀕海

之類是也夫決黃河以治田猶之手揖盜也故曰未
可也

重修張大中丞公墓碑記

賜同進士出身光祿大夫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徐光啟撰文

賜同進士出身光祿大夫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錢象坤篆額

賜同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尙書兼侍讀學士李康先書丹

闕之先出山東青州諸城縣遷天津者五世至都御史大夫東居公而張始大 闕皇帝庚戌時虜入古北口所殺掠以數萬計京師大震而三大營盡老弱不足以軍

公時初巡撫延綏盡拔其麾下精騎及闕一萬入衞而
時簡練召募以補之於是各路援兵俱至虜虜薄都城無
所得逡巡出塞去九鼎以安闕履任僅六閱月遂晉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如故公至延綏一年身拊循其士卒
所指授方略激昂大義益勗飭禁侵漁礪闕峙儲與死
士相勞苦如備兵延綏時軍中感憤樂戰有投石超距
之氣皆願得一當虜而公特嚴防禦以伺叵測不欲闕
功所修築城堡墩臺四千六百所恃有備以無患每遇
虜入寇出拒戰斬首輒百許級所獲名馬器械以數千
計時套闕入犯輒不利乃相戒曰張太師在我何為自

貽伊慼於是督府及部使者上功格闕寶鈔飛魚錦嘉
勞之未及滿秩而卒奇謀祕畫多不傳於世禮官爲請
闕祭一壇錄其子元性入太學以旌戎功蓋異數也公
旣卒於任而元性與諸子俱少旅旐言歸閒關數千里
沐風煙闕扶服至瀛夫人季爲襄大事嘉靖甲寅十二
月二十七葬於楊柳青之原東西六十一步南北六十
三步亥堂枕丙闕步有饗臺以便祭掃又前十六步有
闕之外二十四步爲墓門門以內五步左右爲亭者四
一碑闕表一碑墓記而左右所列翁仲石物等如常儀
基圖弘敞木石壯麗松柏森蔚風煙杳靄眞鉅觀也歷

年旣遠公闕孫各祔葬於後凡三封皆枕丙趾壬如禮
而門以外去數十步爲饗堂五楹以春秋子姓聚集治
牲醪致芬苾薦闕私雖本支百世勿替引之矣歲久圮
荒所在皆是於是公之曾孫鯤翼悵然悲之恐祀事之
弗虔先公之怨恫闕閈頓復舊觀徽不佞爲記而勒石
以垂永遠鯤翼之能纘戎祖考振舉廢墜余於是乎觀
孝矣因爲銘曰
闕賴之家有鳳毛丘墓焉依桓桓中丞節鎭西土天驕
來威以篤明祜上帝飆召騎尾而升王命三錫賁爾幽
闕顯亦世司農司臬秦晉攸芘宜爾子孫振振繩繩春

霜秋露是嘗是烝

闕　壬申六月上浣之吉

仝督修曾孫太學生張延年勒石

張愚　張鵾翼

張愚字若齋左衛軍生舉嘉靖十年鄉試明年聯捷成進士授戸部主事出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口北道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二十九年虜入古北口所殺掠以數萬計京師大震三大營老弱不足成軍愚簡精鋭入衛於是各路援師並至虜騎旣薄都城旋撤去錄功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如故愚拊循士卒備益飭糗所修築城堡墩臺四千六百所每虜入寇輒斬首百餘級獲名馬器械無算申嚴號令套賊不敢內犯

天子嘉其勤欽賜嫾玉年五十三以勞瘵卒官賜祭蔭
祀延綏名宦祠尋祀鄉賢祠箸有蘊古書屋詩文集子
元性承蔭張鵾翼急公好義嘗捐金修築礮臺其時衛
城歲久荒圮復捐瓻灰葺而新之案張愚愚墓碑載愚曾孫鯤翼嘗重修愚墓事在崇禎五年舊志載鵾翼捐築礮臺其事應在崇禎十二年年代相符姓名相似鵾翼疑即鯤翼舊志傳寫偶誤耳坿此待考

重修副都御史張愚墓碑 崇禎五年

碑在楊柳青鎮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二十四行行約五十字

正書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徐光啓撰文禮部尚書東閣大

學士錢象坤篆額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李康先書丹

案碑闕左上角建立年月佚去僅存壬申字以徐光啓仕履

考之其入相在崇禎五年故知為崇禎壬申也張公勲業不

見明史而舊志傳中僅賦性剛直莅政明敏兩語於是公之

事蹟埋没且四百年此碑為重修墓地而設與墓表神道碑

○蒼史字

捷

體例有異然詞雖簡畧猶可窺豹一斑嘉靖二十九年諳達
自古北口入犯直薄京師九城震動京營老弱不足成軍碑
文紀張皇窘迫之狀與正史相同云云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
聞變即赴碑云公率精騎一萬入衛亦復脗合惟紀公功績
僅巡撫延綏一年間之事其前乎此者弗及也曩有坊在北
門內文曰黃甲聯芳為公聯捷進士而設北門蓋公居宅所
在今其裔孫居楊柳青或因有墓田在彼遂就而耕讀歟公
曾孫鯤翼即重修公墓者舊志有張鵾翼傳謂其補繕城垣

助修礮臺按其事當在崇禎年間疑鷃翼即鯤翼字偶誤耳以
無明證姑存以待考張墓及殷忠勇公墓皆在道左去人家
不遠衛志修於康熙初縣志修於乾隆初而皆不及此兩碑
殷碑猶錄其詞於家譜此碑則石殘字佚永成史之闕文矣

氈椎記

天津無古刻然近代碑碣時存鄉故故不惜盡力以求之求之而得又或石泐字闕讀不成文點畫猜疑嚮壁若囈往往頭昏目瞀倦而舍去若其有獲雖片詞隻字珍若璆琳則又為之心懌者累日吾為此編蓋不欲没吾莅事之勤而閒有論列大率觸類引申有關掌故不拘拘於金石家之例也凡所著錄都七十種不錄碑文有新志在可以檢而知之高凌雯識

館試憶江南梅花 二首

江南梅花白於雪、薊門看雪憶梅花、千葩籠月輕香度、一榦臨風瘦影斜、早春花事盛吳趨、謂是霏瓊謂弄珠、驛使相逢頻借問、有誰憑寄一枝無、

後記

徐氏佚文，今輯得五篇，多不見於有關著録，殊爲難得。

一、《葩經嫡證序》。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撰，見《重鐫張徐兩太史審定葩經嫡證》，爲雲間張以誠（字君一，萬曆三十九年狀元）訂正，徐光啓參閲，朱軺（字殷如，自署存拙齋主人）輯著。卷首有張、徐的序各一，並有朱軺的小引。全書八卷四册：第一、二卷《國風》，第三至七卷《大雅》，第八卷《三頌》。孤本原爲高燮（吹萬）舊藏，後歸復旦大學圖書館。

二、《潞水客談序》。見《周髀井田記》。《潞水客談》爲尚寶司少卿、河南道監察御史水利專家徐貞明（字孺東，江西貴溪人）作，此序不見於各種刊本。

三、《禹之治水功在治田》。見《周髀井田記》。在原題目的地位，書「徐光啟」三字，現題是就文義擬的。

四、《重修張大中丞公墓碑記》，建於崇禎五年壬申（一六三二）。見《天津縣新志》。張中丞為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張愚（字若齋）。碑左上殘闕。張北口之戰的事蹟，不見於《明史》。關於張愚的記載及高凌雯《甑椎記》，為便於對碑文的研究隨附。以上是天津社會科學院卞僧慧同志提供的。

五、《館試憶江南梅花》詩二首。見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七年出版的《陶齋珍藏名人書畫扇面集》第四集。鈐有「義興鑑賞」章，可知原為明代周延儒所藏。

徐光啟著譯集附錄

一、徐光啟傳　查繼佐撰

徐光啟傳　黃　節撰

二、關於崇禎曆書

關於周髀井田記

徐光啟傳

查繼佐撰

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南直上海人也、先世從宋南渡、祖母尹、以節聞、光啟幼矯挈饒英分、嘗雪中躡城雉、疾馳、縱遠眺、讀書龍華寺、飛陟塔頂、趺頂盤中、與鸛爭處、俯而嘻、其為文層折於理於情、進凡思五六指、乃祝筆故讀之者不辭凡思五六指、猝未易識、而實可試諸行、往往顧盼物表、神運千仞之上、以北雍拔順天首解、甲辰成進士、選庶常、好論兵事、以為先能守而後戰、約以二言、曰求精、曰責實、會萬曆末年、廟謨腐於體例、臣勞頹於優尊、此四字可呼沉寐、後數十年、長計無過此、光啟甫釋褐、一口裕之也、授簡討、分禮闈、與同官魏南樂不協、移病歸、田於津門、蓋欲身試屯田法、因就閒疆理數萬畝、後草農政全書十二目、以聞、本此、歷左

春坊左贊善、奉勅封慶藩、畫却餽遺、時方東顧、四路進兵、光啟疏
上、此法大謬、策楊經略鎬必敗、且曰、杜將軍當之、不復返矣、及全
覆、歎曰、吾姑言之、而不意其或驗也、分列五要、無過練兵除器、而
最切監護朝鮮、意以內兵萬不可振、則因糧海國、為之訓成嚴旅、
譬、我特設犄角、猝使呼應、名為振屬、實則將助、朝廷未嘗浪一金
錢、而車徒不辦自足、時未使明言、止以監護二義、先示威惠、光啟
且釋中秘書、竟欲身之、已得旨行矣、為言官祝耀祖所沮、不果覲、
他日朝鮮他效我失左臂、大事去則所料已在二十餘年之前哉、
改訓兵通州、以詹事府兼河南道御史、甫就事、又以安家更番二議
不協、事不就、會神廟崩、予告回籍、天啟改元、遼警起、光啟知兵、一
再投書遼撫熊廷弼、有曰、人皆天之勞子、其所厚予者、勞之更甚、

顧深體此意、於煩惱中得大安慰、今日之計、獨有厚集兵勢、固守遼陽、次則保全海蓋四州、為上策、多儲守器、精講守法、而善用火礮為最良、且曰、足下欲空瀋陽之城、併兵合勢、亦無不可、第斷不宜以不練之卒、浪營城外、致喪銳氣、寒城守、蓋自廷弼受命而東、其指在守、與光啟頗合、祇以廟無成畫、議論紛沓、群以黨事相左、撓廷弼者衆、未幾、瀋遼相繼失守、光啟曰、吾言之、而又不意其或驗也、請急用前法、堅壁廣寧、時復以經撫委任不專、戰守無據、而光啟練兵除器之說、徒令舌敝、無補大壞、臺抨疾歸、癸亥、即家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修神廟實錄、時魏璫用事、南樂廣微以通譜勢張、意引光啟為重、固不應、益忤、嗾臺臣論劾、閒住、崇禎初、起原官、補經筵講官、疏請講筵、併參論軍國重大事宜、及

古今沿革利弊、以勞加太子賓客、充熹宗實錄副總裁、時插酋虎墩兎犯宣大、上憂時一疏、有曰用寡、節費、臣言之屢矣、請但與臣精兵五千、唯臣所須、毋或牽沮、試要害不驗、臣執其咎、驗則以次遞增、然亦不得踰三萬、一當十、可三十萬也、不果用、改本部左十一月、遵化不守、都城驚甚、光啟應召平臺、曰臣故言之、而不意其或驗也、急請嚴堞守、毀火器、走勑招徠、督師袁崇煥自遼左入援、倖戰輒敗、及事定、請終練兵除器之說、不果用、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辛未八月、大凌河兵潰、光啟疏萬全之策有云、用戰以為守、先步而緩騎、宜聚不宜散、宜精不宜多、陳車營之制甚悉、條奏中有曰、速召孫元化於登州、此議行、後可無呉橋之變、矣、不果、時廷臣酷水火、光啟中立、不逢黨、故此置若忘之、獨

天子知其學主自盡、將之以誠、不任氣、特手勅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參豫機務、時督師孫承宗行邊、老謝事、上意光啟繼之、光啟亦自意可盡展其所欲為、卒不果、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尚書如故、代享太廟、釋奠先師、八月、病乞休、不許、慰問特至、病劇、猶請以山東參政李天經終曆事、誡家人速上農政全書、以畢吾志、卒年七十有二、贈少保、謚文定、以農政一書、有裨邦本、加贈太保、並兩廕、光啟寬仁果毅、澹泊自好、生平務有用之學、盡絕諸嗜好、博訪坐論、無間寢食、嘗曰、富國必以本業、強國必以正兵、大指率以退為進、曰、此先子勇退遺教、因權之諸大政、無不以此、遂於治曆明農、鹽屯、火攻、漕河等、咸所究治、先是二年五月日蝕、欽天監推算刻數不合、光啟受命監修曆事、與西洋龍華民、湯若望等精心測

驗、上曆書前後共三十一卷、大約按地南北、差其後先、以交食不誤爲準、所爲農書計十二目、而終之以荒政、其議屯田、以墾荒爲第一義、立虛實二法招徠之、其議鹽法也、歸重禁私、剖悉明暢、至論火攻、不惟其攻惟其守、曰、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捍衛、獨於漕議、謂漕能使國貧、漕能使水費、漕能使河壞、國貧者東南五倍而致一西北、坐而靡之、水費者自淮以北、涓滴爲漕用、則滋田者寡、河壞者會通河橫絕禹河故道、萬世不能爲利、治河易決、必以准望爲主、使地形水勢瞭然於中、則經權而治之之法、可以施矣、且曰、我可待河而河不能爲我難、則兼採支運之意、以節次之諸議、雜見志中、蓋四十年耳治目營指畫口授惟此、他無及也、官邸蕭然、敝衣數襲、外著述手草塵束而已、啟居

約畜如寒士、門無雜賓、不設姬媵、驪事至不能旋馬、訓子孫毋空期明日、期明日、則今日是作夢之日、以夢廢今日、而明日不醒、當奈何夙從主退作解、且曰、吾兒可倖、吾孫其不免矣、其審以天道也夫、

錄自《罪惟錄》

徐光啟傳

黃節撰

徐光啟字子先江蘇上海人先世籍中州高祖竹軒自姑蘇徙滬瀆父懷西母氏錢光啟生而岐嶷挺秀弱冠補諸生學為文鈎深抉奇意無不暢嘗論文謂宜得氣之靜理之極方足傳而生平所學邃於天文曆算農政水利諸端尤勤於西洋銃器之製於西士所傳天主教之理奉之逾篤初游粵至韶州遇西教士郭仰鳳建堂護城河西與語頗愜洽見天主像輒頂禮既而與利瑪竇遇於白下聞利言天地有主宰萬物不能自主人間禍福皆一主宰掌握之人負氣以活具形體秉靈性形必歸灰而靈性永無泯滅光啟恍然為低徊者久之既而又訪羅如望於石城授教籍一卷竟夕披覽逆旅中奮袂起曰道在是我無間然矣於是乃從羅受洗

禮、加其名曰保祿、光啟以明萬歷二十五年丁酉舉順天鄉試第一、又七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當是時、東南士大夫開門講學、以風節相尚、窮義理之學、遼左多故、□□犯邊、邊率日以失地聞、西方哲種、通航身毒、涉數萬里、以達南海、挾其教宗、思行之吾國、神州宗教學術之變、種族之戰爭、交通、咸隱現於此、光啟朝士、首奉西教、與利瑪竇交最密、從其口譯、著幾何原本一書、乃大張藝學、其言曰、唐虞之世、自羲和治曆、暨司空后稷上虞典樂五官者、非度數不爲功、周官六藝、數與居一焉、而五藝者不以度數從事、亦不得工也、襄曠之於音、般墨之於械、豈有他繆巧哉、精於用法而已、故嘗謂三代而上、爲此業者盛、有元元本本、師傳曹習之學、而畢喪於祖龍之燄、漢以來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虛發無

效、或依擬形似、如持螢燭象、得首失尾、至於今而此道盡廢、有不得不廢者矣、自謂不以古學廢絕、二千年後、頓獲補綴唐虞三代之闕典遺義、其裨益當世定復不小、光啟慨吾國藝學失傳、乃從事西教、思窺其象數之學、以救漢宋以来空言論學之失、故尊崇其教曰事天悔罪而已、此皆吾儒書所已言、然光啟謂其教可以補儒易佛、獨取其緒餘、所謂格物窮理、格物窮理之中、又旁出一門、所謂象數、故光啟曰象數之學、大者為曆法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事、無不賴以為用、用之無不盡巧極妙者、故其叙泰西水法也、謂西方教士於水法之傳無吝色而有怍色、深恐此法盛傳天下後世、見之視以為公輸墨翟、即非其數萬里東来、捐頂踵、冒危難、牖世兼善之意、蓋陽尊其教而陰取其象

數之學、以為己用、彼教士之傳其藝學如是其慎、光啟匪奉教、曷靳其傳、則其對於教宗所以信服而圖益者可見已、辛亥、光啟教習內書堂時、利瑪竇新歿於京師、教士留京、未奉諭旨、至是欲具疏奏留、而無所藉詞、乃以去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臺監推算失驗、而龐迪我等所測若合符節、則促禮部奏請用龐等同譯西洋曆法、不報、明年、李之藻上言、迪我、三拔及龍華民、陽瑪諾等洞知曆算之學、攜有彼國圖籍極多、其言天文術數、有我中國昔賢所未及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圜、均以三百六十度算之、二曰地面南北、北極出地高低度數不等、三曰各方所見黃道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四曰七政行度各為一重天、層層包裹、五曰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二萬七千餘歲一

周、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於大輪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速之異、七曰歲差分杪多寡、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入高低之度、看法不同、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差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為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凡出地入地之時、近與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減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

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均分、凡此十四事者、臣竊觀前此天文曆法諸書、皆未論及、而諸臣能備論之、觀其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迄今惜之、今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伏乞敕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光成化、不無裨補也、疏入、亦不報、尋光啟與迪我製天盤地盤、定時衡尺、璇璣玉衡等器、皆時人所未覩者、而廷臣嘖有煩言、謂光啟用西士、將為中國憂、光啟託疾請假、田於津門、欲興西北水利、為國家立根本之計、歲省東南輓漕百萬、而未竟其願、丙辰五月、南京禮部侍郎沈淮疏請驅逐教士、光啟上疏爭辯、謂其教可以補益

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累數千言、毅然為彼教保障、八月、沈漼稱兵馬司拘南京教徒王豐肅等十三人、請旨處斷、十二月、又題催請將王豐肅等分別治罪、於是排擊彼教者若山崩鐘應、在都教士、不獲寧處、密謀地以寄迹、光啟馳書家人、力保全之、丁巳正月、晉左春坊左贊善、四月、以疾乞休、復田津門、於時西蜀被寇、淮揚大水、倭寇溫州、杭城兵變、土蠻犯遼左、各行省飢饉洊臻、□□以七恨告天、收東海沿邊部衆、陷撫順城、進至清河堡、神宗以邊事急、起楊鎬經略遼東、督師出塞、敗績、於是京師大震、光啟入都疏請效西洋法造萬年臺、不報、己未、遷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命總理練軍事務、而光啟亟留意西洋火器、遣人赴粵購之、葡商為當事者所阻、熹宗即位、元年辛酉四月、遼瀋相繼

陷於□□、舉朝駭皇、不知所出、光啟上疏自請以傳教往朝鮮、連
絡島夷、撫用礦民、以牽□□內顧之慮、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不
合、遂辭疾南歸、癸亥十月、在籍拜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崇禎元年二月、以原官起用、明年疏請建造銃臺多、造銃器、為所
以禦備□□之計、語至激切、於是思陵始令遠西諸人、留京任製
造教演等事、又未幾以臺監推算日食復失驗、命光啟設局修曆、
采用西法、於是遠西之人、為吾國委任治曆權輿於茲矣、光啟痛
□禍日亟、復上疏曰、臣竊見東事以來、可以克敵制勝者、獨有神
威大礮一器而已、一見於寧遠之殲敵、再見於京都之固守、三見
於涿州之阻截、所以然者、為是及遠命中也、所以及遠命中者、為
其物料真、製作巧、藥性猛、法度精也、至彼國之人所以能然者、為

其在海外所當敵人、技術相等、彼此求勝、故漸進工也、今我既享其利矣、可復如前次令空返乎、諸人之來、感國厚恩、忘身自效、誓欲滅此而後朝食、其忠憤之氣、見於詞色、廷臣聞且見者、咸共贊歎、以為有此絕技、又若此精忠、必宜盡用其術、而況敵衆日多、敵勢日深、不一大攻、終無抵禦、臣昨見外城守臣言、身至戰地、博詢土人言、滿桂之敗、敵亦用火攻、每一騾負二礮、如田單火牛之法、疾赴我營、以致敗衂、今又陷永平建昌等處、所得礮位更多、惟盡用西術、乃能勝之、欲盡其術、必造我器、盡如彼器、精我法、盡如彼法、練我人、盡如彼人、而後可當、時兵備窳敗、光啟以為必采用西法、製器練兵、而後可以禦敵、則又以為中國之人可用、故復陳鼓舞之道曰、兵書曰、殺敵者怒也、傳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今天下

之民恥甚矣、怒盛矣、欲用其恥與怒莫若使之造器以殺敵、其反覆往復而不已者、乃在防備□□至不得已而欲借用外人、為所以禦敵之計、於是疏請招致葡商来都助戰、遂遣教士龍華民、畢方濟奉旨赴粵糾、集善藝四百人、購大礮十門、以教士陸若漢、葡人公沙的西勞帶領北上、方由粵道贛、而狃於外人入內地之禁、言事者奏止之、而公沙的西勞已抵京師、以所携銃礮攻敵於寧遠涿州、俱獲大捷、尋往登萊以兵力過單、麾下又不用命、亡於陣、陸若漢亦受重傷、辛未八月、□□陷大凌河光啟疏陳兵事時時以慮禍為亟、壬申五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明年七月、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十月、以疾卒於位、贈少保、諡文定、子驥、字龍與、治陰陽律歷兵法農政之學、又殫精火攻諸器、

曲盡其妙、孫爾斗晉京、呈光啟所著農政全書、而光啟於肇嘉濱所築觀象臺、今猶矗立霄漢、環臺而處者、有傳教堂、

黃史氏曰、予游肇嘉濱、登觀象臺望光啟墓、懷想者久之、及訪其教徒、拜光啟像、彼其所頌者、光啟傳教之力為不可多也、予方詣教堂、甫及門、見赫然壁間者、景教流行中國碑、則是西教之東漸、自唐以來矣、宋時有孟特葛非落建堂北京、奉其教者六千人、迄十萬人、其後有波德隆者、傳教於大江南北、迨元季所錄教徒至四十萬、然顧其教之不昌何也、予聞之彼教宗之書、多為光啟潤色、毋亦前此之奉其教者、於其教之來不知潤色、而有待於光啟與、故予謂西教之昌也、始於光啟、宋以前、未聞泰西曆法、元至正間、始用西域札馬魯丁萬年曆、其法不傳、洪武中葉、太祖命翰林

李翀、吳伯宗及靈臺郎海達兒、回回科師馬沙赤黑等、譯修西域曆法、於時設有回回科、及刊行西域曆法三卷、猶未知西方氣象之學、如是其精微也、自光啟設局修歷、於是始用西儒、而其所以信任之者、復有製銃一端、亦始於光啟、嗟夫、彼教以弭殺為念、而光啟之製銃也、惟恐其不傷人、彼教之傳於人也、在事天悔罪、若象數之學、傳之嘗有怍心者、獨光啟所傳、則幾何水法、農政諸大端、舉不及其教中事、黃史氏曰、光啟信人傑矣哉、至其用兵疾視口口、不惜借外族殲之、以謂彼非吾種也、故借外族殲異種則可、借外族戕同種則不可、黃史氏曰、近世借外族戕同種、得富貴以去者有之矣、事固有所施同而用心異者、比比是也、嗚呼、

錄自《國粹學報》總第十九期

恒星曆指三卷一　十二

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書影

上海圖書館藏

關於《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是徐光啟晚年傾心規劃、組織、督率、編譯和親自校改而成的科學鉅著。

崇禎二年五月初一發生日食，欽天監曾事先推算，但前後刻數不對。先是萬曆四十年及四十一年，因日、月食先天不合，禮部曾上疏重修曆法。至是，徐光啟復呈請修改。明廷於二年七月依議，任徐光啟督修曆法；他迅即條陳急要事宜，並於同年九月開局理事。先有龍華民、鄧玉函會同「翻譯著述」；次年，李之藻、羅雅谷及湯若望相繼到局共事。

徐氏於崇禎四年正月第一次進呈書表九種二十四卷，包括《曆書總目》一卷。同年八月，第二次進呈書表七種二十一

卷。五年四月，第三次進呈書表七種三十卷。三次合計書表二十三種七十五卷。

這時，徐氏原定的曆書內容六項，即「節次六目」：日躔、恒星、月離、交食、五緯及五星交會，前四項業已具備，僅後二項正在繼續推算譯撰。至於所定的曆書五個范疇，即「基本五目」：法原、法數、法算、法器及會通，亦已備陳足用。由於他入閣辦事，日理國務，夜訂曆書，不久罹病。崇禎六年九月，鑒於痊可難期，疏請委任李天經督領曆局之職。有云，未完之稿有三十卷經審校已在謄繕，這就是李天經於十年七月第四次進呈的十三種三十卷；謂「俱係故輔臣徐光啟先年親手訂正」的。還有三十卷雖屬草稿，但徐氏已「手訂及半」；由李天經整理完畢後於十一年

十一月第五次進呈的十種三十二卷。

《崇禎曆書》先後五次進呈的計四十六種共一百三十七卷，從書目訂定到編譯纂輯，實係徐氏一手經營。對具體工作来說，部分書表爲徐氏親自動手譯撰，如《測天約說》、《大測》、《曆指》、《測量全義》、《日躔表》等等。徐氏『日逐講究翻譯』以從事『著述』。他『藉諸臣之理與教』（諸臣指傳教士），撰述則須靠他的『言與筆，功力相倚，不可相無』。李之藻到局纔兩月即病故，徐氏要求補員而上疏道：『釋義演文，講究潤色，較勘試驗，獨臣一身』，『討論潤色，原擬多用人員，今止臣一人，每卷必須七八易稿』。備極艱巨，真是耗盡了他暮年的心血。

李天經於蔵事後，每年尚有次年的《七政經緯新曆》進呈。直至崇禎十七年正月，還進呈了該年新曆。明廷有『朔望日月食如新法得再密合，着即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之批。祇是三月十九日明亡，新的大統曆已来不及推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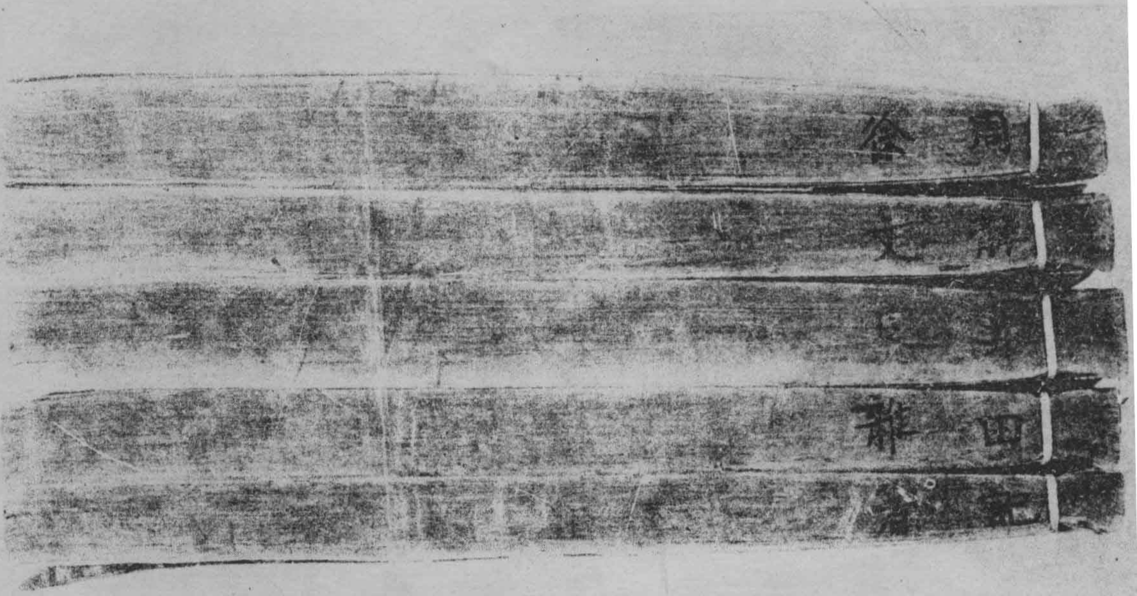
崇禎十七年即清順治元年。五月，湯若望上疏具陳徐光啟依西法修訂新曆經過，繼進『民曆式様』，又續進『乙酉七政經緯新曆』。十二月，清廷批示『七政曆着速頒行』。自是，每年均刊發次年的『時憲民曆』。可知湯若望只是將徐光啟的治曆大業繼李天經畢其功之後，付諸施行而已。

湯若望於順治二年重印《崇禎曆書》，更名《西洋新法曆書》，將小部分書表重加組合，個別立成表行句稍作修訂，並

增添其早年若干著作。但基本上仍是《崇禎曆書》原本，刊印時用的亦是原版，首頁並均署有明徐光啟督修字樣。於康熙年間重印時，則有南懷仁、閔明我的著譯羼雜其間。至乾隆纂《四庫全書》更約為一百卷，改稱《新法算書》，而其核心則仍《崇禎曆書》之舊。故自湯若望進曆以来，清代的曆法實與《崇禎曆書》一脉相承。時憲曆實即崇禎曆。辛亥革命以後採用公曆，民間則並行使用，習稱陰曆或農曆。

徐光啟編譯的《崇禎曆書》，運用的是西洋天文曆法，在天文學上、中國天文史上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均有重大影響，而且沿用至今，仍然左右着人民大衆的生產、生活和習尚。

〔注〕引語除註明者外，均引自徐光啟歷年奏疏。



《周髀井田記》書根

上海圖書館藏

關於《周髀井田記》

《周髀井田記》舊裝五册，原為王培孫氏藏書，後歸上海圖書館。各册封底均尚完好，書名寫在書根上（見照片）。雙行共十字，每行並寫兩字，左為『徐文定雜著』，右為『周髀井田記』。想右為書名，左為副題。前無目錄，亦無序跋，共五四七頁。除徐光啟著譯『句股義』、『測量法異』及『測量異同』四十一頁為明刻外，（其中《測量法義》第八頁為抄配），餘為出於不同筆跡的數人所寫，用紙均為竹紙，似系明季抄本，各頁行格數，大率多寡不同。

第一册除上述徐氏著譯三篇外，尚有『叙曰』一篇（此上有五空格）。未署作者姓氏的有『句股』、『方圓論』、『方

圓弧矢論』三篇，餘為抄自《元文類》及《唐荆川集》等作品，凡三十五題，計一〇一頁。第二冊有嘉定孫元化未刊之作《太西算要（法）》及吳興顧永祥的算學著作等，凡十八題，計八十八頁。第三冊有徐氏『潞水客談序』、『禹之治水功在治田』（文首原有『徐光啟』三字，今就文義擬加題目）兩篇及未署作者姓氏的『潞水客談序』等篇，均為未刊之作；另為江西徐貞明及其子之洪的奏疏兩篇、左光斗的疏文等，凡五十四題，計一三六頁。第四冊有徐貞明《京東水道考》包括順天府通州永平府灤州薊州等十七縣及奏疏等，均為未刊之作。凡四題，計一三六頁。第五冊有『黄帝禦夷界法』（附有注文），黄帝云云，顯屬後人假託，但為早已散佚的古代作品，

不意保存於此。另為貴州潘鳳梧的「水地師邊略」等篇，凡三十五題計九十九頁。

以上各篇除徐氏已刊、未刊之作及「句股」、「黃帝禦夷界法」已輯入本集有關各書作為附錄者外，其餘很大部份為錄自明代人或明以前人關於算術、井田、水利之類的作品，看來為徐氏所收集作為學術研究資料用的，可貴的是其中保存了徐氏很多未刊之作。至於未署姓氏的諸篇作者，尚待考證。